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回 富興當舖詐打知府

劉大人思想之間來到深州的北門，邁步走進城去，到了個煙鋪裡問了問，說：「趕午才賣牌子呢。」劉大人聞聽，下了煙鋪的台階，瞧了瞧，天過辰時，還早一點。大人說：「好，還到個酒鋪之中，略坐一坐，再去買米。」劉大人想罷，邁步往前面走，來到十字街，剪東邊州官衙門西邊有一個小酒鋪，倒也乾淨。劉大人瞧罷，走將進去，揀了個座兒坐下。堂信一見，走到劉大人面前站住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你喝黃酒？喝燒酒？」大人說：「燒酒罷。」堂信說：「喝四兩？半斤？」大人說：「十個大錢的罷。」堂信說：「你這老頭兒，瞧著你鈍頭鈍腦的，你說的倒是京裡的排場。我們這裡不賣十個大錢的，至少是二兩。要喝，給你打上二兩；要不喝就罷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二兩幾個大錢呢？」堂信說：「我們這裡，老乾賣六個大錢二兩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拿二兩來罷。」堂信聞聽，慌忙拿了二兩酒來，放在大人的面前。

堂信問說：「要個什麼菜？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們這裡賣的都是什麼菜？」堂信說：「煎炒烹炸，應時小賣，一應俱全，與京內一樣。」大人說：「全不要，你給我兩文錢小豆腐罷。」堂信說：「我的爹，二兩酒喝呢，就醉咧！這那裡賣過小豆腐的！被窩裡伸腿——不是腳（攪）也是腳。我們這裡無有。你要圖省錢呢，你瞧，對過那個燒餅鋪裡，炸的油炸鬼，三個大錢一個你買他一個，就當了菜咧。好不好？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就如此。你叫他拿過一個來罷。」堂信聞聽，望那邊開言，說：「拿過一盤子油炸鬼來！」那邊答應一聲，送過來，擱在大人の面前，翻身而去。

清官坐在酒鋪內，喝著酒兒思想買米事情：少時我把衙門進，一斗米我只給三百錢。門口小了我不要，叫你認認我劉墉！非是我，羅鍋子愛管這閒事，受主爵祿當盡忠。

大人思想喝完酒，忽然間，想起另外並無帶銅！腰中只有錢三百，預備買米好進衙中。有心拿他把酒錢給，官價要缺欠我理不通。劉大人，開言就把堂信叫：「快些算帳莫消停！」走堂答應來得快，站在了，大人面前把話云：「一壺燒酒是二兩，六個老錢快拿銅。」大人聞聽腮含笑：「堂信留神要你聽：我今錢鈔不方便，記一記，另日前來再把帳還。」堂信聞聽大人話，冷笑開言把話云：「不認尊駕這金面，不知你，張王李趙姓與名。我們的，小鋪本短不賒帳。」劉大人聞聽又把話另云：「既然你們賒不起，我有個白小褂，還當二百銅。煩你大駕走一趟，當了來，再把酒帳算還清。」堂信聞聽說「很好，就是如此這般行。」大人聞聽不怠慢，白布褂，登時脫下手內擎，遞與堂信接過去，拿著那汗褂他往外行。路東就有一當舖，上寫著：「富興當」三字甚清明。堂信邁步走進去，將汗褂，擱在櫃上把話明：「此物要當錢二百，快著罷，我還有事情去。」櫃上一見不怠慢，拿起汗褂手中擎。瞧了瞧，往裡高聲把話云：「白布小褂錢二百！」寫票子聞聽不消停。登時錢票往外遞，堂信接過往外行。

堂信接過，不肯怠慢，出了當舖，來到酒鋪之中，把當票連錢交與大人。大人說：「把錢拿了去，收去酒錢。」堂信聞聽，把那二百錢拿起來，到櫃上一擱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收六個大錢。」

且說這個開酒鋪的人，姓王，名字叫王忠，是一個最老實人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收六個大錢。」一瞧，這二百錢是當了來的，還沒有打申兒呢！眼望堂信開言說：「老三，這是哪一位的錢？」堂信說：「就是這一位老爺子的。喝完了酒咧，無錢，還是叫我現當來的。」王忠說：「老三，你不好為六個大錢叫人脫下件衣裳來當了，叫人家知道的，說他無錢當了衣服；不知道的，說咱們剝脫人家。你想想，為六個大錢，咱們要這個名使嗎？我添上三個大錢利錢，你跑一趟，給他贖了來罷。」說罷，拿了三個大錢，擱在櫃上。堂信拿起來，又到劉大人的跟前，說：「老爺子，拿票子來罷，我們掌櫃的叫給你那贖去呢！」

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倒不好咧。既然如此，改日再加倍奉還。」

說罷，把票子交與堂信。

堂信接過，出了酒鋪，又來到當舖之中，把票子連錢往櫃上一擱，說：「掌櫃的，借個光兒你那，將這票當快給我贖將出來罷。」有一個吃勞禁的伙計，走上前來，瞧了瞧票子，把那二百錢拿過來。堂信說：「不用費事，這是才當了去的，無動就拿來咧，扣兒還無解呢！另外添上了三個大錢利錢。」當舖裡的這人說：「進來錢必要過手。」說罷，將錢申解開，一一數來，數出兩個小錢。這人說：「把這兩個小錢換上罷。」堂信說：「小錢也是你們的，我們連扣兒無解呢，怎麼找我換小錢不成？」當舖裡的人說：「我們的小錢？我們都是過了手的錢，那來的小錢咧！分明是你拿出去抵換咧，和我們攪來咧！」堂信聞聽，心中好惱！

堂信聞聽衝衝怒，高聲開言把話云：「你們小錢和我抵賴，真正欺人了不成！倚仗當舖字號大，眼中無人把我輕！要是我把小錢換，男盜女娼我重誓情！要是小錢你們換，天火燒得鋪子精打精！」掌櫃聞聽心好惱，登時氣壞楊大成，吩咐「伙計休怠慢，拿住這小子把嘴楞。打他一頓還不算帳，送到那，州官衙門問罪名！」眾人聽罷財東話，出來了伙計五六名。堂信一見往外跑，口內大罵不絕聲。當舖人等朝外走，一齊站在大街東。按下他們來吵鬧，再把大人明一明。正然坐在酒鋪內，忽聽那邊有喊聲。大人邁步出酒鋪，一抬頭，看見當舖門口鬧哄哄。劉大人，慌慌忙忙走上去，來到跟前看分明：原來是，酒鋪堂信與人打架，不知道，他們所因何事情？大人不解其中故，走上前來問一聲：「為著何事來生氣？告訴我與你們評一評。」

當舖一見先說話：「老爺子留神在上聽：方才他來將錢當，白布小褂二百銅。不多一時來贖取，二百錢，數出兩個小錢在其中。叫他換來他不換，他說道，我們訛他不公平。」

堂信聞聽那人話，「老爺子，你還不知這事情：方才與你把汗褂當，將錢拿到酒鋪中。掌櫃一見倒說我，為小錢，叫你贖當理不通。添上利錢叫我來取，數出了，兩個小錢在其中。我們連扣也無解，他說是，我換的小錢鬧鬼吹燈！」大人聞聽堂信話，眼望著，當舖裡財東把話云。

劉大人眼望當舖財東開言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方才他這錢拿了來，是散著的？是原就串著那拿來的？」楊大成說：「老爺子，倒是原就拿了來的。」劉大人說：「既是原就拿了來的，小錢還是你們的。」楊大成聞聽，說：「你這個老頭子，也跟著瞎說！分明是他換上的小錢來和我們胡說！」旁邊這個吃勞禁的說：「掌櫃的，你那不知道，方才無有聽見說，跑堂的就是給這個屯舊老頭子當了！」楊大成聞聽，說：「這就是怪咧！他也說是咱們的小錢，原來他們是打就的通通鼓兒，來訛咱們來！這麼著罷，把這老頭子也拿住，先打他一頓，然後送官衙治罪。」

都像這麼著，我們這當舖不用開咧！」眾伙計們聞聽，並不怠慢，跑上一個人，把劉大人抓住，往懷裡一帶，把老大人扔了一個跟頭。這一個舉拳就要講打，不表。

再說酒鋪掌櫃的王忠，聽見他們跑堂的和人打架，他就走出門來。舉目一看，瞧見當舖門口好些人，鬧鬧哄哄，隨即走到跟前，瞧見當舖裡的人，把鋪子裡喝酒的那個老頭子按在地下，舉拳要打。王忠一見，說：「不可動手！你們為著何事？」楊大成說：「為小錢之事」說了一遍。王忠說：「多大意思！鬆開手罷，我與你換上兩個就是了。」當舖人聞聽，這才將手鬆開。劉大人這才站起來，說：「真正可惡！少時再說。」

不表劉大人發恨，再說王忠又添了兩個大錢，說合著才把當取出來咧！一同大人和跑堂兒的，來到酒鋪之內。

清官又到酒鋪內，王忠開言把話雲，管著大人把「老爺子」叫：「你老留神仔細聽：當舖裡，倚仗人多不講理，我們這，深州地方慣欺人。酒錢不用你估記，常言道：『四海之內皆弟兄。』」說罷又往那邊叫：「燒餅鋪掌櫃的仔細聽，快把盤子拿了去。」那邊答應不消停。登時來到酒鋪內，王忠開言把話明。眼望著，餅鋪掌櫃把「李哥」叫，就把那，大人的事情告訴他聽。李明聞聽王忠話，說「老哥留神仔細聽：既然你把老爺叫，難道說，我的炸鬼還要銅？」說罷他，眼望大人來講話：「老爺子留神仔細聽：要不嫌棄隨我去，同到弟的小鋪中，有的是，燒餅還有油炸鬼，斤餅斤麵都現成。」大人聞聽說「豈敢，另日前來再補情。」大人

說：「有擾二位的酒和菜，少時再到你這寶鋪中。我如今還要衙門買官米」內裡情由來講明。大人說罷不怠慢，拿起口袋說「暫且失陪」往外行。二人送出酒鋪外，李明也回轉鋪中。按下他們挨靠後，再把劉爺明一明。一路走著心犯想：少有王、李人二名！酒錢菜錢全不要，少時必要補他情。當鋪實在真可惡，將我捧在地流平，要不虧，王忠他前來勸，他們焉肯善放鬆？暫且衙門去買米，回來再找楊大成。劉大人，正走中間抬頭看，州官衙門咫尺中。則見那，男男女女無其數，都等著，買米好回轉家中。大人站在衙門外，舉目留神看分明：有一個老民在那裡邊坐，瞧光景六十多歲竟有零。他也是等著來買米，腰裡帶著四百零。大人瞧罷走上去：「老人家，特來我借問一聲：不知幾時才賣米？前來領教老仁兄。」那老民聞聽人講話，抬起頭，打量大人這宗形：頭戴一頂破草帽，青布灑鞋足下登，月布汗褂穿一件，一條口袋肩上扛。原來也是鄉民樣，帶笑開言把話云。